

# 电子驾照来了！申领第一天情况如何？

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吴佳妮 陈培玉 陈谊

本报讯 自9月1日起,浙江开始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,部分城市开始试点驾驶证电子化和货车电子通行证等便利措施。

这3项交管新政中,老百姓最关注的便是电子驾照。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,宁波、嘉兴是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的28个城市之二,这两地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的“交管12123”APP申领电子驾驶证。

申领的第一天,情况如何?

“你申领了吗?”这是嘉兴很多驾驶人9月1日见面的问候语。当天上午,记者从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了解到,截至9月1日上午10点,2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就有29295笔申领业务,其中通过“交管12123”APP申请电子驾驶证29290笔、通过窗口申请5笔。

据悉,针对电子驾照申请,嘉兴全市各级车管所共配备了80名工作人员参与申领、审核、复核和解答服务,同时为应对首日及短期内申领高峰,各级车管所将采用错时上班、延迟下班等方式,确保驾驶人提交的申请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申领过程并不难,记者观察了一下,大概3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申领:首先需要下载和注册“交管12123”APP,登录后在驾驶证或业务中心中,点击“驾驶证电子版”,申领本人电子驾驶证。

## “史上最严防沉迷规定”能管住“网瘾少年”吗？

(上接1版)

实际上,早在2007年,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就联合发布了《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》,未成年玩家的“健康游戏时间”被设定为3小时以内,超过3小时小于5小时的部分,游戏内收益减半,超出5小时后收益彻底清零。然而,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——首先,防沉迷系统是各个游戏公司分别开发并适配到自家游戏里的,没有统一平台去合计玩家游玩的总体时长,因此,玩家只要换着游戏玩,或者多注册几个账号,就不会触发防沉迷机制;其次,当时的防沉迷系统无法做到实名制,因此只要随便输入一个身份证号即可,哪怕是个假的身份证号也可以,以至于当时网上出现了大批所谓的“身份证号生成器”。

基于上述缺陷,2019年,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《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》,对防沉迷机制作出调整,规定网络游戏用户必须实名注册,且每日22时至次日8时,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;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长,法定节假日每日累计不得超过3小时,其他时间每日累计不得超过1.5小时。同时,还对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的金额作出了明确限制。

“这次的《通知》,是在2019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紧,简单来说,就是固定时间、固定时段、固定时长,这是最大的变化。这意味着,未成年人很难再通过诸如换游戏、换账号等方式持续玩游戏,所以被称为‘史上最严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上海某网络游戏公司负责人胡君告诉记者。

### 能不能落实？

鉴于早期的防沉迷系统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,不少家长也担心,“史上最严防沉迷规定”到底能不能落实呢?

“技术层面没有任何难度。”胡君介绍,只要实名注册到位,游戏公司就可以通过程序设置,将注册信息为未成年人的用户纳入防沉迷系统,在非游戏时间不开放登录即可。“当然,如果未成年人通过其他手段,以成年人信息进行注册,这种情况游戏公司就无法掌控了。毕竟我们不能要求用户过度提供个人信息,这会引发新的问题。”

曾在网易游戏供职多年的资深业内人士李文(化名)也表示,“技术上落实,不存在任何问题;而从经营层面来说,市面上绝大多数网游的目标客户群也不是未成年人,主要还是通过有消费能力的成年人来实现游戏充值。”

他的说法也从多数游戏公司公布的业绩中得到了印证。腾讯的财报显示,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,腾讯国内游戏16岁以下玩家的流水占比是2.6%,其中12岁以下玩家的流水占比仅为0.3%。此外,多家游戏公司也宣布,己方游戏业务的营收中,未成年人占比都非常低,完全可以“忽略不计”。

申请人确认并提交电子驾驶证申领信息后,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,申领结果将通过短信和“交管12123”APP及时通知驾驶人。收到申领结果通知后,驾驶人登录“交管12123”APP,打开“电子驾驶证”功能,系统将自动下载驾驶证电子版,下载完成后即可出示。

申领成功后,驾驶人可在办理交管业务、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,试点城市发放的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。

据嘉兴交警支队车管所副所长钟伟介绍,从当天上午的申领数据分析来看,申领通过率近9成,“没通过审核的申领业务中,大部分是照片不合格”。

据钟伟介绍,提交证件照片有3种方式:第一种是系统自动提取已留存证件照片,人脸比对通过后,自动生成;第二种是他人拍照上传,提醒大家的是“自拍照不行”,要注意选择白色背景、深色衣服、免冠,头发不遮盖面部、耳朵,不要过分修饰照片等;第三种是选择相册中的照片提交,该方式对照片大小和格式都有要求,按要求提交即可,需要注意的是,提交的照片要是近六个月的证件照。

此外,驾驶证属于扣留、暂扣、逾期未换证、逾期未审验、公告停止使用等不能使用状态的,不能申领“电子驾照”。电子驾驶证跟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但并不是完全替代了纸质驾驶证。公安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,驾驶证如到了换证时间,必须使用纸质驾驶证去车管所窗口办理。



那么,《通知》落实的压力来自哪里?

“主要还是来自于监管层面和社会层面。”李文说,事实上,绝大多数游戏公司并不介意压缩甚至剥离未成年人业务,“未成年人带来的营收不高,但很可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危机,这是游戏公司乃至整个行业不愿看到的。”

今年8月3日,一篇称网络游戏为“精神鸦片”的文章发布后,短短数小时内,中国游戏公司整体市值蒸发4500亿元。“游戏公司做一个防沉迷系统很简单,但是防沉迷并不是只靠游戏公司一家就能做到位的。比如,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,孩子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怎么办?再比如,在一些网络平台轻易就能找到诸如怎样绕开防沉迷系统的教学视频、软件等,谁来管?这些都不是游戏公司能解决的。但是,一旦出了问题,社会舆论、监管力量仍然会首先指向游戏公司和游戏产业。游戏被‘妖魔化’,这才是我们最担心的。”胡君说。

### 不能单靠《通知》

据《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》显示,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.83亿,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94.9%,比2019年提升1.8个百分点,高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70.4%,可以说,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已相当普遍。

与之伴随的,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情况越发严重。

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三科主任盘圣明介绍,“青少年容易沉迷网游,这是由于游戏中的设置的奖赏机制,加速了我们大脑内多巴胺的分泌,可以在游戏里获得快乐,甚至出现成瘾现象。”但她也指出,产生幸福感的事情很多,游戏只是其中最便捷的方式之一,如果孩子真的出现过度依赖游戏的情况,最重要的还是家人的引导与陪伴。“很多时候,游戏只是未成年人逃避现实世界、逃避现实困难的一种选择。陪伴孩子,引导孩子追求更高级的快乐,才是防沉迷的最优解。”

多位教育界人士也表示,《通知》固然有利于在制度层面约束网游服务商的行为,客观上减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状况,但想要真正实现这一点,肯定不能单靠游戏公司一方的力量,学校、家长及全社会都应作出进一步努力,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以及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环境,这样才有望从根本上改善孩子沉迷网游的行为。

## 有钱却拒不执行 两名男子被判刑

通讯员 善法 本报记者 陈贞妃

本报讯 借用家人银行卡进出款项,金额高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,却始终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还款义务。近日,嘉善2名被执行人因拒执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,缓刑1年。

2018年底,嘉善男子陆某庆因买卖合同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被诉至法院。根据法院作出的调解书、判决书,陆某庆应支付他人欠款共计17.5万余元,然而他却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。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,法院向陆某庆送达了执行通知书、财产报告令、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,可陆某庆依然无动于衷,2年多来始终拒不申报财产也拒不履行相关义务。

今年7月,法院向公安机关报案。公安机关调查发现,陆某庆在拒不履行的2年多里,竟使用女儿的微信、银行资金账户累计进账560万余元,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和个人消费。归案后,陆某庆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。

就在同一天,男子朱某东也因借用岳母银行卡走账逃避执行被判刑。2015年至2017年,朱某东先后因4起纠纷被诉至法院,法院判决朱某东分别支付工资款、劳务费等共计40余万元及利息。在强制执行期间,朱某东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且拒不申报财产,背地里却偷偷使用岳母的银行卡陆续收取项目工程款等费用共计50万余元用于个人开销。被抓后,朱某东与4起案件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,并履行了和解协议确定的全部付款义务。

## 工人都是“自己人” 17人全被提起公诉

通讯员 俞晶冰 张爽  
本报记者 高敏

本报讯 马某等人在没有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,合伙开设作坊生产小瓶装“笑气”。几经下家转手,这些“笑气”被大肆销往杭州等地。近日,杭州市临平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,先后对马某等17人提起公诉。

“笑气”是一氧化二氮的别称,吸食后会使人情绪亢奋,虽不在法律规定的毒品之列,但属于危险物质,频繁吸食会使人上瘾,过量吸食可能致病甚至致命。马某坦言,他也在作坊里吸食“笑气”,“吸食后就跟酒喝多了一样上头,说话声音也变了”。

2019年底,马某与陈某在没有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,合伙购进加工机器和原材料,在江苏省南通市一个小镇上开设了两处作坊,将购进的大钢瓶气体分装到点好香精的小钢瓶内,非法生产小瓶装“笑气”。之后,夏某人伙。夏某和陈某负责找客源和销售,马某负责生产和送货。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期间,这两处作坊非法经营“笑气”金额达180余万元。

这两处“黑作坊”里的工人基本都是“自己人”。其中一处就设在陈某爷爷家中,由陈某的姐姐、阿姨等3名亲属参与生产;另一处设在一个农庄内,马某的父母、妻子、岳母、前同事等人参与其中。上述人员明知非法经营,仍然受雇在作坊帮助生产。